

中国山水画通鉴

六法之外

上海书画出版社

戴本孝 八大山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法之外 / 时洁芳撰文.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1

(中国山水画通鉴)

ISBN 7-80725-274-X

I . 六… II . 时… III . ①戴本孝 (1621~1693)
- 山水画 - 艺术评论 ②八大山人 (1626~1693) - 山水
画 - 艺术评论 IV .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431 号

责任编辑: 王 樊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柏 龙

版式设计: 杨关麟

封面设计: 王 峥

中国山水画通鉴 · 六法之外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online.sh.cn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65 × 635 1/16

印张: 7 印数: 1~3,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25-274-X/J · 258

定价: 30.00 元



中国山水画通鉴

六法之外

文 时洁芳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前言

山水画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千余年来，它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大门类及其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人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和承载其观念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以鲜明的文化品格、丰富的表现形态，参与了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象的建构。20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山水画的文化渗透力尽管有所削弱，但为其提供并不断滋养着后来人的价值和形式渊薮，仍然以其既作用于现实艺术情境，又作用于主体认知结构的双重效应，深深楔入当今时代。

《中国山水画通鉴》以图文相映的方式，对这部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发展史进行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梳理。从中展现的，不仅是山水画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是关乎山水画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流行变迁轨迹，而且也牵连了山水画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牵连了一代又一代需要山水画的人与山水画所构成的那层不断嬗变着的微妙关系。

为了方便阅读和使用，全书以山水画发展的时序为经，以价值形态的消长变化为纬，厘定成三十四分册，每册皆独立成章而又互为生发呼应。本书《六法之外》为第二十四册，主要阐述戴本孝和八大山人所代表的另类的山水画。

目录

一	死生亦大矣	5
二	万里壮行涤俗物	12
三	相忘于江湖	25
四	最分明处最模糊	35
五	浑无斧凿痕	63
六	多在六法之外	91

■ 死生亦大矣

明末清初也许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时代。纷繁各异的绘画风格一一登场，而以派别林立、名家荟萃的山水画最为引人注目，本文论述的戴本孝和八大山人，就是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两位画风差异颇大，然气质、遭际颇多暗合的画家。

清移明祚，家国不再，这对于满怀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场难以面对和接受的灾难。于是有人以死殉国，保全了一个士人可贵的操守；有人逃禅避世，以旁观冷眼表示与新朝的不合作态度。而对于远祖曾随明太祖朱元璋征战有功的戴氏家族来说，艰危的现实则积蓄起他们反抗的力量。戴重，戴本孝的父亲，参加过复社，在反清复明斗争史上写下悲壮一笔的“民族英雄”，成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大明亡后的第二年（1645），戴重和潘国赞等人组织义勇兵两千余人，与清兵血战于湖州。在决战中，戴重腹部中箭，危在旦夕，被沉着机智的戴本孝救回，先藏于船上，而后逃回老家和州。因不愿祸及乡邻，戴重不得不穿起袈裟，削发为僧，并将全家老小安顿在偏僻荒凉的鹰阿山迢

迢谷中。然而这种苟且偷生的日子对一代豪杰戴重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越来越强的耻辱感使得戴重在四十五岁之时以绝食的方式了结余生。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戴本孝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十九年后，戴本孝四十五岁，他以父亡之岁将自己所作的诗文一分为二——四十五岁前所作的辑成《前生诗稿》，四十五岁之后的汇为《余生诗稿》。

其实某种时刻活着比死去更艰难，清醒地活着比糊涂地混世更不易。前程的毁灭，民族的悲苦，现实的恶劣，令活着的戴本孝要承担起比死去重得多的压力与痛苦。母亲要赡养，兄弟要照顾，家族要维护，父亲的遗愿要实现，这一切都摆放在年轻的戴本孝面前，强烈的责任感迫使他必须活下去，他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为了躲避当时险恶环境而无奈隐居的戴本孝，因此也获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磨炼技艺，并将内心的种种感受通过书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惜的是，戴本孝早年的绘画作品和《前生诗稿》现都已散佚不可见。从美术史的角度看，出生望族的戴本孝从小就受到书画诗文方面的良好教育和熏陶，但他一直把书画作为读书人修养和自娱的对象，所以其青年时期比较准确的身份应该是有着血性豪情的抗清志士，在隐居期间则把书画创作看作是抒发内心苦闷、安抚心灵的一剂良药。直至戴本孝隐居生涯结束，遍游名山大川之后，才真正以画为业，成为一名布衣画家。

对于曾为明宗室后裔的八大来说，从贵胄王孙到“羸羸然若丧家之狗”^①，似乎更觉得自己生错了年代。面对着遍布大街小巷的剃发令，面对着清廷对遗民的加紧迫害，在剃刀和屠刀之间，八大只得选择了出世之刀——遁发为僧，遁入佛门以保全性命。

个山小像

老烟霞 湖西李文光

雪峰送来耙个平衲當生不生是殺不殺

坐令激楚詔罵何與石頭踏滑道梢郎

子汝未遇人豈沒偏僵

世上人剝頭不識未時路今朝且喜當行穿過

葛藤露布吐 戊午秋白題

甲寅歲正月丁酉元辰及寅
安平乃余嘗此時年四十有九



黄安平 个山小像图轴

个山肇字肇華，孫負吉先生四世孫也。少為進士業。

試補翰林院脩儀里中書頤莫不凜然稱之成子規以

其舅榮正遂得正注於吾師耕菴老人諸方籍。又

以為博山有 大萬以其諸作為書，題若詩奇情

遠勝故主座，寧不嘗謂个山每事取石人而事

不為古人所傳。海內諸賢高之就異聲同聲矣。士

已秋摺小紙重訪葡萄詩予曰此後直以貴休辭已

日哉矣。嘆蜀道難，火種刀耕有生民。鑽頭邊事在貧

裏何多失節。幸且喜圓悟老漢陽歌點地矣。

高因往弟候守朴題并書

生在曹洞際，濟育穿過臨濟。曹洞有間事，濟兩俱非羸。無若喪

家之徇還識得些人。歷羅漢道庭

全首額

太極 ① 噎个育个而立于一二三

三六之間也。个無个而超于一三三

二一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

圓中一點

小斗危身手抱角毫化以敗冬鞋寒毛床

破交大少毛我共小莫破

此種係高安劉佑城 貼金者高安老人復

至石猶株涼生老僧道

達林下所遺寫其

咸淳壬辰夏六月 个山先生之兄文鏡法師題

黃榮意悲且涕淚雲居惡

秋槐成春李公天石麒麟磨

何曾遮得到你若不得个破

鑽頭遍野森林時喚應何能

己未夏月

1954年前后发现的《个山小像》(八大山人纪念馆藏)无疑是揭示八大生平相对确切且十分重要的直接证据。《个山小像》是康熙十三年(1674)八大四十九岁时,好友黄安平为他画的像,也是现存唯一八大生前的真实画像。画上的八大面貌清癯,身材匀停,抚掌而立;他戴斗笠,着宽袍,登布鞋,装束非僧非道,俨然一介文士。画面上虽不着一笔背景,但人像周围长短宽窄不一的题跋犹如松竹林立,将八大之士人风度衬托出来,不禁让人感慨——这是传记中被描述的疯癫常醉之人吗?

解析画像上的九段题跋以及题款、印章,我们可推知八大生于丙寅年(1626),是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这个“西江弋阳王孙”在少年时代受儒家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为时人称道。原本大有前途的富贵读书人,偏偏遇上这么个“天崩地解”的动荡时代,只得在山中避难,三年后(1648)又无奈出家,皈依佛门,那一年,八大二十三岁——怎样的黄金岁月!我们发现画像上共有八大十三方印章,其中有六方他处未见,题跋由不同书体写成,显见八大对篆、隶、行、草、楷及章草等多种书体的掌握与运用,验证了时人的评价:“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②我们还能感受到八大对禅宗经典、禅师事迹的熟悉与领悟,他可随时拾取精妙语汇,自然运用于行文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若能串联起数年间八大题识于画像前后的诗文,便有可能还原出八大走过的大半程人生旅途时内心的真实想法——虽然表面上他是佛教的高僧,能承继“灯社”、“耕香院”,能成为“禅林拔萃之器”,可他的内心始终揣怀着一颗真挚的文心,本质上更想做个洞悉佛学的文人,也许画像上的装束正寄寓着八大希望表里如一的想法。

对于满怀忠贞爱国之心又情感敏锐丰富的戴本孝和八大来说,历史



七处 山水图册（之一）

七处（？—？）僧。明宗室。俗姓朱。名睿。字翰之。金陵（今江苏南京）人。明亡遂削发为僧。生平际遇与戴本孝、八大山人相类。性清远，向无俗尘。擅画山水。



七处 山水图册（之二）

命运的遭际是共同的体验，但他们都没有如同时代的倪元璐或黄道周那样，选择以身殉国，留给后人一个个硕大悲壮的惊叹号。他们选择了直面人生，承担起旁人难以想像的屈辱、隐忍和无奈，这才有了他们今后的艺术生涯和艺术作品，最终在绘画史上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篇章。

注 ①八大山人自题《个山小像》。
②陈鼎《留溪外传·八大山人传》。

■ 万里壮行涤俗物

如果戴本孝终其一生都隐居于迢迢谷，如果八大永远以“传綮”、“忍庵”等僧名法号面对世人，那我们今天则无缘看到他们成熟而丰富的艺术佳作，美术史上也不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戴本孝在寂寞隐居的岁月里，逐渐感到当初的理想抱负已成了泡影，报国济世的心愿也越来越淡，曾经有过的抑郁悲愤，曾经绷紧着的神经，也慢慢在书画诗文的寄托中化解、舒展开来。顺治年间，外部局势渐趋稳定，环境相对宽松起来，同时家事也有人可托，终于有一天，历经十年隐居生活的戴本孝开始向往起山外的生活。

最初激发起戴本孝遨游名山、广交名士之愿的是“小三吾世盟诗会”的雅集，缘于戴本孝和江左名流冒襄的交往与友谊，这个体现“生死之谊”、寄托“盛衰之感”的聚会使戴本孝开始了“外师造化”的艺术生涯。距隐居地和州不太远的黄山，理所当然地成为戴本孝向往的重要地方。康熙元年（1662）戴本孝游黄山，这被石涛叹为“百劫尘根都洗尽”的神奇山川给了他强烈而新鲜的视觉感受。是年冬，戴又在歙县乌聊为新安画派

的领袖人物浙江赴庐山饯行，这使得他对“新安画派”的艺术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与很多遗民画家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与默契。黄山之行以及和浙江会面，成为戴本孝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随后的岁月里，戴本孝以极大的热情游历了大江南北、三山五岳等诸多名胜，《和州志》中曾记载戴本孝“以布衣身份遨游四方，因涉泰山，走京师，西访周秦古道，登华岳之巅，所览山川云物，奇谲变化，胸中岳岳不可遏抑，即奋笔为图画”，似乎过去十年归隐所积聚起来的对游历的渴望以及面对真山水时的创作灵感一下子都爆发出来，并一发而不可收。据说他曾在京师夜里和朋友谈起华山的盛景，第二天一早起床竟然裹上被单就要去造

戴本孝
秋夜读书图轴

访华山。当年的好友程可则也因惊讶于戴本孝不顾大雪纷飞的恶劣气候非要骑驴奔赴兰州的巨大热情，写下了感叹的诗句：“去年送君华山去，一杖冥冥入烟雾。自写真图箧底归，今来又指兰州路。叹君马首何太频，天都白石情相亲。即今大雪满天地，犹作骑驴行路人。”^①

联系起戴本孝先前的身世，这样的心情与冲动也确实能够理解。他曾在《余生诗稿》中如是说：“……痛思二十年来，身世所涉，死生究无一当，或负薪穷谷，或佣书村塾，卖文为活，溷迹市屠，生之日，死之年，怅怅乎不知其何从也。”国破父亡的悲哀，维持家庭的重任，让戴本孝那一颗原本应是畅达而自由的艺术心灵在艰难、无奈而又惆怅的环境中消沉黯淡。直到永明王被杀，弟移孝归里，外部局势好转，戴本孝才能抽出身来，将脚步迈出迢迢谷，将目光投向远方，将山水画的探索之心寄于天南地北的自然造化中。现在我们从戴本孝的诗稿题跋中可初步推知他一生曾三临太华、二上黄山，西出周秦古道，北游齐鲁燕赵，至于泰岳、武夷、庐山、潼关，更是历经崎岖，备尝辛苦。若我们面前有一张当年的地图，或许能将他的行踪一一标出，可以想见是个很大的范围。就如同西方中世纪的行吟诗人，在游走漂泊的状态中激活了创作的因子，戴本孝的云游生涯也是和“新安画派”或其他遗民画家的生存和创作状态如出一辙。特殊的经历与身份使得他们以游历四方、广交挚友的方式展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在真山水面前“师造化”，以调整自身绘画的面目，让高山流水寄托其无法畅言的情感，他们在云游途中广交画友、文友，在他乡的雅集中共叙画艺，感受人与人之间难得的温暖与鼓励；当然，他们也多不会拒绝当地的贵人官宦及附庸风雅的商人之邀请，正是这些人对自己作品的青睐，可以将画作换来维持生活的财物，这对于经历家国变故，没有多少生



戴本孝 华山十二景图册（之一）

活资源积累，更无宫廷供养、俸禄支持的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同时，自晚明以来商业化倾向的出现，使得这些特殊群体亦不能免俗，机遇的有无，润格的高低，口碑的好坏早已突破了过去文人士夫作画以“自娱”的价值观，从而被赋予了职业画家的身份。